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画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我平时知道的常识是：虫在媸（音 fà n）籽儿，马知了在媸籽儿。

有一天，听到我姥姥评价人，竟有一句，形容村里一个人是“有事媸蛆”，意思说心术不好，故意找事。

风中随口吐一字，吐瓜子皮一般，都是古语，后看《说文》解释“媸”：“生子多而整齐如一”。肯定是先有口语后有字。还看到蒲松龄俚曲《蓬莱宴》里，有“燕子头上去媸蛋”一句，山东离我们这里近，跨一条河就到，过去我所处的“平原省”还有山东聊城的一部分。口语方言在大河两岸互相浸染影响。蒲松龄穿布衣，执一把水壶，看自己屋檐的燕子。

生子多而整齐在村里如今不叫媸。

叫媸蛋，一般更多是说禽类下蛋，

媸

鸭媸蛋，鹅媸蛋，麻雀媸蛋。

我家的芦花鸡可以媸蛋。它一天一蛋，姥姥称赞为“勤快，不落窝。”那些鸡蛋被姥姥一一储存在案头一方陶罐里，半月之后，鸡蛋被姥爷带到集市上换盐和其它使用用品。

生鸡蛋败火，有时邻居到我家说是借一颗鸡蛋，随手把蛋在墙上磕一磕，味溜，仰脖就喝下去了。

怕鸡丢蛋，姥姥经常让我看鸡媸蛋，负责收蛋。

有一段时间里，那只老母鸡忽然竟不见了。院外就是树林、田野、草垛，全家以为被黄鼠狼拉走了。姥姥经常惋惜不已。

一月多后的一天，夕阳垂落的傍晚。天啊，竟看到出乎意料景象：那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，跨过草垛，一



家老小，热热闹闹地来了，有一丝锦衣还乡的味道，像刘邦。原来芦花鸡媸蛋之后自觉孵了小鸡，我们又叫抱窝。

这是一个和“媸”有关的故事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灰像干干净净的中年男子。冷冽而孤独，又透着节制，有各种色圆融了的清洁。它或许初始阶段桀骜不驯，但愈历练愈添质感，愈见中庸却不轻易妥协，为此也才可收敛得清爽。也正如经历了无尽人事仍旧保持清洁的男子，无论时空如何转换，他一直冷峻地承受和抵挡一切，旁观人世也观照自己。

修炼成合格的灰，需要基准的节制与清简，劲不能使过了，过了会沉闷，也不能太轻浅，轻了就飘浮。西画里的灰就很难掌握，一不小心就脏了，污污沓沓成了一块使了经年的抹布，肥皂水洗了六盆仍旧乌七八糟。节制就像吃饭，少了会饿多了会胖，再几个一不小心就胖成了中国式大叔。中国式大叔不叫灰，叫肥白或土黄圆或墨团色，具体哪个色系须依据肤色而定。日韩大叔倒几乎一色的清减灰，不单单人家饮食结构里少肉，更多是节制。形态清减，模样里便有了平和，于浮躁

中亦可知清静。灰调子始终如一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有着妥帖的温和闲雅，承袭了古人的内核。

倪云林的画也是灰调子，毫不设色，寒荒而空寂，无一点尘土。无非枯湿浓淡点皴晕染，他却自有一股子萧散，旁人摹也不像。他只极简几笔，便有了天空地阔，又清洁得一尘不染似的，而可读出无尽意味。你与他瞻对时，如见他自身披了阔大的灰袍子行走在天地之间，有风灌入。八大画也几乎一色灰，更空更孤独，魂魄寥落地蜷缩成他笔底的鱼鸟竹石，却竟无倪云林的清寂。云林是什么也不在意的在世间行走成了仙，他适合活在魏晋，空阔的留白就是林下风度。

灰并非一以贯之的不动声色，干净而安静。初始时他也生涩也浮躁也莽撞地闯江湖将生活弄得一团糟，像初学油画的人将红绿蓝紫一齐来调成灰，深了加点白，浅了糅些褐。如此画面便或浮

夸得脚底下可以打滑了，或杂沓得成了菜市场，又或暗哑得成了灰黢，如失恋，心死。连李商隐的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、纳兰的“心字已成灰”、马钰的“灰了凡心出世尘”，也敌不了这死了的灰，没有了一丝温度。倪云林的灰大约与他们全真派祖师爷马钰近似，看淡了人事远离了尘嚣，灰都灰得没有了烟火气。

灰又有烟火气，“灰，死火余烬也”，《说文》如此解释。换言之，灰必然有温度，知俗世人情，而一切都收敛着，傲气恣肆都隐了，你一见而笃定。他略微慵懒随性又并非毫无动力，他依旧恪守信念理想，稳稳地慢慢地走。

灰里有一样倒是女性的，银灰。我看凡与银相关都冷艳，银灰更甚，冷眼得如民国时的歌女，即便身着长开衩旗袍扭动妖冶身姿在台上唱着《夜上海》，目光依旧是冷凝的，睥睨歌舞霓虹的声色场。离了胡兰成之后的张爱玲也是银灰的冷艳，爱声色，又远离声色。

当 归

“当归”两个字，有中年的寂寥。当归不归，根根叶叶都化成了浓重的思念。

《诗经》里言女子出嫁为归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小桃儿长得多姣好，瞧瞧那桃花，呀，如此艳丽而有光彩，这个姑娘要出嫁了，想必家庭生活一定和谐美好。一直纳闷，明明是嫁到异姓人家去，如何算得“归”呢？出嫁叫归，那么回家呢？“归宁”一词说的就是旧时已婚女子的回娘家。回家也叫归。

我想，人在此处，心却念着彼处，大概就算是思归了吧。少女时怀春盼嫁，成年后又分外怀念父母及少年时光，两头的奔走，都可谓归。两头的奔走中，思念在煎熬着一颗永无安定的心。

当归就是一种怀着思念之痛的植物罢。

当归为甘肃特产，素有药王之称，大多数的中药方剂里都有当归。图片上的野生当归，细弱伶仃，生长在阴湿的高坡上，顶着一簇伞形的细碎白花儿，实在叫人怜惜。那仿佛是一位古代的女子，一身青衣，迎面从树荫下走来，独自擎着一把素白的雨伞。她走过我们的身边，幽幽散发一缕忧伤的气息，然后向着远方的高坡上迤逦走去，翘首远方，山海茫茫，望归。

传说里多的是破碎的爱情，当归名字的来历，也是一段伤心事。说从前甘肃有男子名李缘，家有老母与新妻，日子过得清贫安稳。某日因听人说山中有名贵药材，便去采，临走留了话，若三年不归，妻可另嫁。三年过去，李缘未归，一身愁病的妻子另寻人家嫁了。谁知翌日，李缘背下满筐药材回家了，两人再见时相对涕泪满襟，但妻子已是人家的妻子。善良重情的李缘将草药送给了妻子，自此妻子常吃那草药，以疗因思念之苦而折腾出来的枯槁容颜。是这样一桩错过的姻缘，实在可惜。唐诗里写“胡麻好种无人种，正是归时又不归。”这草药就叫当归吧。

从前我以为，女人一辈子，一定少不得爱情，如同少不得口红与胭脂。现在我知道，往深处走，还少不掉相思与当归。因当归对女子的经、带、胎、产各种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，所以它被誉为妇科圣药。药能治病，但能治心殇情殇吗？那些因为久别思人而衣带渐宽的女子，最好的当归怕还是那在外的人吧。当归！当归！盼的是那人和暮色一道，从山梁上缓缓下来，满面风尘，在院门前卸了行囊，长唤一声：娘子呀，开门！

读余光中的诗歌《布谷》时，总会想起“当归”两个字来。“不如归去吗，你

是说，不如归去？/ 归哪里去呢，笛手，我问你 / 小时候的田埂阡陌连陌陌 / 暮色里早已深深地失落……”诗人在一水相隔的海岛，在清明前后的烟雨里，听着布谷的叫，一声声，仿佛思乡的钟被悠悠撞响。回不去的是故乡，回不去的是时光，回不去的是唐诗和水墨画里的乡土的中国。文人的乡思如嫣红的落梅，纷纷扬扬，在纸里纸外都铺满了。妻子儿女都在身边，又如何呢？故园不在，更深的思念里一样可以陷落一弯故乡的月。

人生如寄。说的是生命短促，短得如同寄居于此尘世之间。其实，即便妻女团圆，即便一辈子不离乡土，深想下去，我们还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。在这个地球上，诗里的长江大河肯定比宅前的两棵桑树在的时间长，爷爷种的桑树也许比我们在的时间长。时空无限，生命须臾，我们都是客居者，能归哪里去呢！即便是客居，在这窄窄短短的时光里，依然心在远方，风景在远方，惟一壶烧痛的思念在胸腔。

思念时，看月亮，月亮便越发瘦了。瘦削清白的月亮慢慢翻过了那道山梁，月光下，同样清瘦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，在高寒的山顶上又开起素净的小花，自开自落，白如月光。

只是，谁是人间未归客？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